


# 萍踪浪迹几度秋

—— 我的梨园记忆 

黄新德◎著



**ARCTIME**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 萍踪浪迹几度秋

PINGZONGLANGJI JIDU QIU

——WO DE LIYUAN JIYI

方茂满登

——我的梨园记忆

黄新德◎著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萍踪浪迹几度秋—我的梨园记忆 / 黄新德著.—合肥:安徽  
文艺出版社,2010.10

ISBN 978-7-5396-3486-9

I.①萍… II.①黄… III.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65086 号

出版人:唐伽 策划:温媛  
责任编辑:温媛 宋潇婧 装帧设计:许含章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  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3533889

印 制: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4235059

开本:787×1092 1/16 印张:24 字数:500千字

版次: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48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## 梅花二弄声入云(序)

唐 跃

经常听新德先生的唱,听得多了,虽也陶醉,不觉新奇。猛然读新德先生的书,平生头回,未及细阅,先有诧异。平日,在报刊上看过他的短文,在会议上听过他的发言,知道他的语言表达很智慧、很俏皮。但那些三言两语比较好对付,真要敷衍成洋洋数十万言又是另一回事。我自己算是码字出身,深知其中的酸甜苦辣。

说起来,表演与写书有隔行如隔山的感受。特别是从事戏曲表演的人,学习经历往往只是中学或中专,文化课的基础没有夯实便进了剧团、上了舞台,念书念得尚且单薄,再要写书谈何容易。这里难免有一个矛盾:表演行当有自己的特殊性,要求演员参与实践的年龄越小越好,哪怕少学一些文化知识;另一方面,表演水平的提高,还着实离不开文化知识的储备。我一直以为,表演的高层次差距,其实就是文化的差距。那圆场、那亮相,动作要领看上去简单,但真要圆得出色、亮得精彩,必须有文化内涵的支撑。所以,从事表演艺术这一行,即便离开了学校,登上了舞台,也要边演边学,演学相长,否则很难有大的出息。这样说来,新德先生的书就让我们肃然起敬了,不是说写书就一定标志着多么高深的文化素养,而反过来说,没有自觉的、充分的文化积累,是断断写不了书的。新德先生的书,给了演员同行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迪,那就是,文化的积淀与表演的进步相辅相成。正是因为从不放弃文化的历练,新德先生的表演艺术才得以日臻化境、炉火纯青。

这部《萍踪浪迹几度秋》的副标题是《我的梨园记忆》,有回忆录的性质,回首了半个世纪的演艺生涯和沧桑岁月。可贵的是,这番漫长而深情

的回顾,总是把世事的交往与文化的洗礼相交织,把舞台的磨炼与艺术的思考相缠绕,展示了新德先生边演边学,长演长学,不断进步,终成大器的人生轨迹。新德先生在书中用很大的篇幅表达了对于王少舫先生的敬佩、敬重之情。他阴差阳错地没能成为王先生的徒弟,但是一直关注和推敲着王先生的表演艺术,达到了一般师徒关系所无法达到的深度。他对王先生的演唱特点及其成因有着很深刻的理解,然后根据自己的条件去琢磨怎样继承王先生和发挥王先生,怎样发展黄梅戏男腔艺术,怎样丰富黄梅戏文化。

这部书中,另一处篇幅较大的章节是记述新德先生与马兰女士的合作过程。他与马兰搭档多年,每每搭档一个戏,都要相互切磋艺术上的长短优劣,都要相互砥砺表演上的成败得失。正是这种文化层面上的磨合与配合,使他们互补并进,默契有加,相得益彰,携手托起黄梅戏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。

新德先生的愿望,是创造一曲委婉动听的《梅花三弄》。他前年出版的《梅之韵》,以醇厚圆润的演唱完成了“一弄叫月,声入太霞”。如今又问世的《萍踪浪迹几度秋》,以从容洒脱的文笔成就了“二弄穿云,声入云中”。我想,新德先生将来定会给出新的惊喜,那就是“三弄横江,隔江长啸”。

让我们共同期待。

2010年大暑后两日

## 自序

内心的泉水汨汨流出，润湿思想的眼睛。

——《艺术家万岁》

光阴似箭催人老，不觉两鬓已添霜。

我常想，如果当年不唱戏，不当戏曲演员，我会去做什么？现在又干些什么呢？从政？无学历、少才干、低水平、缺胸襟，显然不够格！退一步说，人都是会变化的，一旦有权有势之后，穷怕了的我面对诸多诱惑也许抵挡不住，说不定会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被关进监狱，在铁窗中度过一生。

从军？苦倒是能吃的，是否勇敢？这可不敢说。子弹不长眼，水火总无情，保不准在战争中为国捐躯，成了烈士；或是在抗洪抢险、抗震救灾中光荣负伤，搞得壮志未酬、伤残终生。

从商？我这样的智商，与数字绝缘，又磨不开情面，心不狠，手不辣，在生意场上肯定要十赌十一输。破产了要去跳楼，发财了要去潇洒，弄不好染上一身的富贵病，搞得未富先亡、妻离子散。

务农？祖上先辈与黄土疙瘩打了世代交道，如今好不容易才跳出了“农”门，混成了城镇户口，再想打回老家去，别说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，公社、大队不认账，就连那农田都成了房地产了，我到哪里去种？

治学？我家里非书香门第，往来皆白丁，在起跑线上就已先输得个一败涂地。我又坐不住冷板凳，受不了寒窗苦，加之天性愚钝、浮躁不定，下放插队落在哪个山沟小学里当个临时代课老师，放学后打理几分荒地也说不准。想来想去，恐怕也还真是只有唱戏这条路了。何曾料到，这一条道居然就走到了底，真是命中注定啊！

我年少时，看过梅兰芳先生的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一书，是他本人口

述,由秘书许姬传先生记录整理的。此外还拜读过程砚秋、周信芳、盖叫天等前辈艺术家们的回忆著作,这些作品有自撰,有口述,更多则是后人、亲属、文人等提笔代劳。

大师们的从艺经历、奋斗精神和人格魅力,影响和激励着好几代人。他们书中文字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直到今天仍是灯塔,是力量,也是召唤。

正是有了他们的作品,才使得戏曲历史没有中断,没被湮没,后人可以去了解那个远去的年代,那一段或被遗忘的岁月,那一群可歌可泣的人们。

可惜,文字资料太少太少,更多的精华和记忆随着艺人生命的逝去变成了永恒的沉寂。近年来,戏曲艺术家的回忆性自传时有问世,他们精彩的人生经历和创造体味,展现了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厚重与瑰丽。

可惜的是,我至今没有看到过一部前辈黄梅戏艺术家自己所写或所述的书。丁永泉、严凤英、王少舫、潘璟琚、张云凤等几代黄梅宗师,那些鲜为人知的艺术之路和情感体验在喧嚣中渐渐消失……

现存有限的零散文章中,虽不乏大师们的生活细节和谈艺的精华篇章,但他人的笔触难以走进艺术家们的心灵深处。敬仰和怀念之情也无法替代当事人的毕生心血,后人再也难以触摸到当年的时代印迹和戏里戏外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……

基于此,我想用笔记录下自己五十载的戏曲生涯,从个人足迹发散开去,回顾安徽戏曲界的沧桑岁月,折射出一代艺人的人生沉浮、世事纷纭以及我与各类艺师、艺友交往过程中的碰撞和渗透,并试图去填补戏曲界这一历史时期的空白。当然,我所能反映的只是一个侧面、一个角度、一个时段,我并不想也不能代表整个剧种和他人。

比前辈幸运的是,我生正逢时并能付诸行动。

应该说,艺术作品才是艺术家最好的自传。因此,这里只是一个演员的经历和回忆。

# 目 录

梅花二弄声入云(序) 唐 跃/001

自 序 /003

## 饥不择“路”

跳出“苦海”/003

“吃”字当头/007

亲人剪影/014

杂院琐记/029

## 学戏逸事

艺术摇篮/035

一炮打闷/041

我的师傅/044

难忘定远/048

桃花霉运/053

风雪夜归人/056

## “文革”见闻

成了“保皇派”/061

误入“奇”途/068

十载熏陶/073

惺惺相惜/078

落难影人/083  
查“枪”风波/086  
糊涂“秀才”/089  
“火烧”火燎/091  
游园惊梦/094

### 重返黄梅

影星梦碎/099  
春草闯堂/102  
走近大家/107  
初赴香港/111  
“危险”接触/116  
香港扫描/120  
拜师风波/123  
嗓子坏了/126  
师生冲突/130  
巨星陨落/134  
共性与个性/138

### 黄金搭档

一“马”当先/143  
“龙女”情深/148  
夫妻观灯/152  
太湖之行/155  
无事生非/158

风尘女画家/163  
劈棺惊梦/170  
遥指杏花村/174  
柯老二入党/178  
梅花奖/183  
红楼梦/187  
缅怀孙道临先生/192  
艰难的《梁祝》/195

### 舞台伙伴

“马黄”误解/203  
孤独的先行者/209  
燕升访谈/215  
徽州女人/221  
孔雀东南飞/228  
张辉“长大了”/232  
“何”方彩“云”落人间/235  
钢城金花小仝婷/238  
长恨歌/241  
《雷雨》声声/246  
知心村官/251  
诗仙李白/256  
《梅之韵》的背后/263

### 回眸政协

大会掠影/277

- 平易亲民卢荣景/281  
良师益友方兆祥/285  
民盟逸事/289  
名家风采/291  
闽南“戏痴”王仁杰/296  
周克芹印象/300  
恩师冯牧/303  
李准的未了心愿/307  
巴山秀才/310  
思念小春/313  
好人“三姐”/316  
潇洒张贤亮/319  
国之瑰宝裴艳玲/322

### 艺术体味

- 先师英魂在 激励后来人/327  
辛勤的院团长/330  
可敬的戏迷/336  
无“徒”一身轻/346  
戏曲的“虚”与“实”/354  
戏曲的危机与生机/360  
关于戏曲演唱的思绪碎片/368

后 记/373



饥  
不  
择  
『  
路  
』



## 跳出“苦海”

艺术家是人生的奴隶,为人生所苦;艺术家是人生的情人,为人生所乐;艺术家又是人生的上帝,他早知人生只能如此。

——《艺术家万岁》

儿子小学时写了一篇作文,题目是《我的爸爸》。

他文中的一句话,曾荣幸地被老师在课堂上拎出来当众宣讲:

“因为我爸爸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吃不饱饭,所以,他的身高比正常人矮两公分!”

哈,我真是啼笑皆非。本人身材确实不高,区区一米七,虽不优秀,但也不伪劣,在国人里好歹也能算得上中等个头,基本正常,这小子为什么会有这等奇谈怪论呢?

这就涉及我为什么会跨入艺术之门了。

纵观媒体对公众人物的专访,大同小异,均是从童年、家庭、入行、成败等细节入手,迂回反复,穷追深挖,希冀发现更多隐私秘料。

我面对最多的问题也是:“您是如何热爱并跨入黄梅戏的?”

正应了戏剧表演的“三一律”:你从哪里来?要到哪里去?你是如何去?

我口吐两个世俗大字:“饥饿!”

1960年初夏,芜湖市柳春园小学里一片宁静,学生们都在紧张地复习功课,准备毕业考试。

我心不在焉,偶闻枝头零星蝉鸣,不免有些奇怪。全国正闹饥荒,凡是能送进嘴里去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了,这只命大的漏网之“虫”竟敢如此公然地唧唧喳喳,难道它就不怕死到临头了吗?

我正胡思乱想,忽见窗外闪出几个陌生男女,穿着体面,风度翩翩,在校长的陪同

下,逐个班级地巡视。他们窃窃私语,指指点点,还在小本本上写写画画,不知是何许人也。

下午,我被通知去办公室,心头直打小鼓。今天可没犯啥错误哦。我忐忑不安地进屋一看,只见上午的那些陌生人与校长正襟危坐。他们东拉西扯一番后,便问我会不会唱黄梅戏。

这可巧了!三年级以后,正逢电影《天仙配》红遍全国,我虽然从来没有看过,也不知道黄梅戏是干什么的,但街上大喇叭发了疯似的成天播放着,什么“渔家住在水中央”,什么“含悲忍泪往前走”,还有什么“我家住在大桥头,取名字叫做王小六”,反复轰炸,不知疲倦。

后来,我知道这就是黄梅戏。它的曲调并不复杂,朗朗上口,唱词通俗好记,很是好听,天天这么听下来,傻子也会哼上两句啊!我在家里也偶尔听到妈妈哼过,何况我是少先队大队长、文艺骨干,经常上台说个相声、打个快板,还摆弄过广播站,算得上是学生中见过场面的风云人士,不怯场,而且自信。我答道:“会呀。”然后,我便旁若无人,甩开嗓子吼起了“我家住在大桥头”。可怜调门起高了,五官挪位,青筋暴突。

唱得如何我不知道,只见陌生人和校长哈哈大笑,交头接耳,频频点头。

放学时,校长神秘兮兮地告诉我,那几位贵客从省里来,是安徽艺术学校的老师,专门来招收黄梅戏学生的,他们看上我了呢。

校长觉得本校出了“人才”,很是“荣幸”。可我既不自豪,也没兴趣,因为这不是我的人生目标。

我的理想是长大了当飞行员、当解放军。如果实在当不上,起码也要像前苏联电影里那样,弄个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干干,高坐驾驶台,手握方向盘,脖缠白毛巾,嘴里哼着小曲儿,驾驶铁牛在原野上一路狂奔。尘土飞扬处,人生得意时,好不威风也。三百六十行来回数它几遍,也不曾想到过要去唱戏。

我一口拒绝,头摇得如同拨浪鼓。

我回家后,没提这茬儿。谁知第二天艺校老师竟然找上门来了,他们是来“热烈祝贺”的。

一头雾水的母亲闻此“噩耗”,大惊失色,摇头摆手,表示万万不能同意,并厉声问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我如实相告了昨天的“精彩表演”,表示那不是自己的意思,我从来也没有打算跑去唱戏。

老师们对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,唾沫横飞。他们大谈艺术的重要性、崇高性,还说

什么社会主义宣传队、人类灵魂工程师……这些大道理别说母亲听不懂，连我也觉得太玄乎了。

谈话陷入僵局，老师们开始迂回。他们注意到我们家徒四壁，寒酸不堪，便话锋一转，拉起了家常，关心起家里的收入、开销、穿衣、吃饭……似乎在不经意中提起了学校里大米饭可以敞开肚皮吃个够，大肥肉顿顿都有；每年还发衣服、鞋子，夏天单，冬日棉，每人睡一张床；如果不想继续上学，随时可以退学，回校继续上课，想去的孩子多得打破头哩。

天哪！条件如此优厚，千里挑一，听得我是热血沸腾、口水暗吞。可母亲却寸步不让，她坚定地认为唱戏是下九流勾当，伤风败俗，有辱门庭，让人笑话，死后也进不了祠堂。

我却动了心，我要去！我渴望吃饱饭，我渴望吃大肥肉，我想能一个人睡一张床，我做梦也想穿上新衣服、新鞋子。

家里的困难非一日之寒，要想走出困境也非一日之功，能早一天走出去，起码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，好歹也算是谋到了一份工作。再说，哥哥姐姐不也都是小小年纪就出门谋生去了吗？

我不能再让妈妈为我每个学期的学费伤透脑筋，陪着笑脸东求西借了。

我也不愿每次领新课本时总是比别人晚上好些天，我的名字总是被定格在“欠费、缓交”行列。

我更害怕自己身为少先队大队长，为了借到学校活动日规定统一穿着的白衬衫、蓝裤子（黑裤子），低三下四地到处去打躬作揖。

我也受够了每天的伙食都离不开清汤寡水拌豆渣，稀粥残食就咸菜，三顿饭只能吃个半饱，还不准时。

尤其一到大年三十的傍晚，我和大姐就紧攥着母亲刚刚借到的零钱，去粮店买米。除夕之际，路冷人稀，天色渐暗，年味愈浓，耳旁鞭炮震耳，酒菜香气诱人。暮色苍茫中，我如同流浪犬一般垂头丧气地跟在姐姐后面，拎着小米袋，深一脚浅一脚，蹒跚在一块一块麻石条铺就的老街上，两个长长的身影在昏暗的街灯下显得分外单薄孤清。直到今日，每当我在影视剧中看到这种烟雾低锁、古巷旧街、昏灯摇曳的熟悉场景时，都不免愁肠百结……

生存战胜传统，肚子打败脑袋，1960年9月1日，我正式去艺校报到上学了。

行前，妈妈彻夜未眠，穷人的孩子也是宝贝啊。她忙着整理行装，加紧缝补破损衣物；一遍又一遍地教我如何洗衣浆裳，怎样打肥皂，怎样搓洗污垢，怎样晾晒和叠放衣服；还反复用乡下民谚教导我：火要空心，人要实心。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。人情大似债，头顶锅儿卖……

我心不在焉地哼哈应着，一门心思只想着那唾手可得的 new 衣和肥肉。

那年月，从芜湖坐火车去合肥，必须先坐轮渡过长江，到了裕溪口再转火车。

我小小年纪第一次出远门，乃是一件大事，全家出动送行。爸爸虽然一贯惜字如金，但此时此刻还是可以看得出他的心里其实并不平静。在黄家的三个男孩中，他最喜欢的就是我，只是传统男人的自尊使得他不愿意表露而已。妈妈则泪眼婆娑，左叮咛，右嘱咐。我哽咽无语，拼命点头。

我的小扁担两头挑着破木箱和脸盆瓢碗，远观那幅凄凉场景，外人一定以为是在送别少年犯。妈妈悄悄塞过一盒饼干，是用玉米芯子磨成粉做成的那种，入口时务必细细嚼慢咽，否则会刮伤喉咙。放在今天，可能猪狗也懒得去搭理它，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，这可是最值钱、最最实惠的稀罕之物啊，是集全家票证购买的。这么小小一盒，若是遇上打劫的足能让你送命！妈妈提醒我：要藏好了，省着点吃，一天一块，可以吃一个月哩。

小孩离家，多少有些伤感，可车轮启动时，我突然一点儿也不难过了，反倒兴奋得不行。有四位芜湖考生同行，路上有了伙伴，也平添了几分胆量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，第一次离开父母，第一次单独出远门，还是去省会，尤其当我想到从此以后吃饭就不要钱啦，真是心花怒放。

我们在傍晚时分到了合肥。只见热情的师兄、师姐们前来接站，蜂拥而上抢着帮忙拿东提西，场面热闹，群情振奋。一面鲜艳的大红旗在暮色中迎风飞舞，上面的“安徽艺术学校”几个大字分外醒目。那个场景酷似井冈山上的“朱毛会师”，正如后来“文革”语录歌中所唱的那样：“我们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！”

面对此情此景，我心中不禁窃喜，从此以后就告别饥饿，跳出那个大杂院啦！  
万岁！